

过甸子梁

馬加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过 甸 子 梁

馬 加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59年 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短篇集，包括十篇小說。有的反映了新农村的新面貌，描写了兢兢业业进行工作的农場場长、拖拉机手以及成长中的广大农民，如“試驗田”“杏花开，种棉花”“新生的光輝”；有的反映了土地改革、减租减息等运动在人們的生活、思想里引起的急遽变化，如“成物不可损坏”“减租”；有的則歌頌了八路軍的指揮員和普通战士，如“宿营”“过甸子梁”。

这些小說，文笔朴实，故事生动，生活气息也較濃厚。

目 录

試驗田.....	1
杏花开，种棉花.....	18
新生的光輝.....	38
双龙河.....	56
成物不可損坏.....	70
餓.....	82
减 租.....	93
母 亲.....	107
宿 营.....	118
过甸子梁.....	139

試 驗 田

一

自从提倡試驗田以来，到处推广，遍地开花，风行全中国，成了一个新的题目。在我经历过的一段生活里，也曾經接触到試驗田这个题目；事情虽然已經过去了，現在回忆起来，还是觉得很新鮮的。

二

那是抗美援朝第二年夏天，我搭着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胶皮車，到月丘农場去看我的朋友邓紅。

月丘农場場长邓紅，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，我們的友誼一向是很深的，我很欽佩他的學問和毅力。在大学里，他是有名的功夫匠，成天上教室，跑图书馆，溜书摊，因为日夜熬煎，累成了一脑袋少白头发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他流亡到了北平，参加了地下党，干起革命也是那样坚决。他曾經几次化装成商

人，戴着灰礼帽，穿着緞子褂，提着紅皮包闖过山海关，潜伏到东北去领导义勇軍活动。一二九运动，他披着藍布大褂，穿一条黃卡嘰布褲子，散着蓬松的头发，奋不顾身地去抢警察手里的水龙和大刀。七七抗战爆发，他换上了八路軍的綠軍装，背着图囊，别着手枪，带着部队在太行山打游击。在一次遭遇战中，他亲手掙下了敌人手里的王八盒子。九三解放后，他回到了东北，做了农业厅长，因为他再三向組織上要求，才調到月丘农場来。他到农場之后，我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。有的說：他在农場兢兢业业，亲自动手，恢复了破破烂烂的农場，并且大大发展了一步。有的說：他在农場不务正业，养花栽树，連办公室也很少去。我很替他担心，农場的工作很繁重，他又有肺病，能不能吃得消？

丰收农业社离月丘农場并不太远；因为棉花田里起了紅蜘蛛，派郑老迷赶一輛胶皮車，一来到供銷社买石灰和硫磺，二来到农場借噴霧器。我一路上坐車捎脚，再方便也沒有了。

郑老迷是一个干巴庄稼老头，长挂臉，尖下巴，下巴上长着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。眼睛眯成縫，用針尖也撥不开。一看好的棉花，就眉开眼笑了，嘴張得比碗口还大。在路上，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植棉模范，因为棉花增产，得过奖状和奖旗。

我好奇地問着郑老迷說：“你种棉花有什么好的經驗？”

郑老迷用鞭子赶着胶皮車，回头望望我，坦白地笑一笑：

“沒有啥好經驗。”

“那麼，你有什么好技術呢？”

“也沒啥好技術。”

“這就怪了，那麼，你的植棉模範是怎么得來的呢？”

鄭老迷聽見我那驚訝的口吻，一點也不在意，把鞭梢子往上一挑，指着前邊一片青森森的蘋果林子，自然地說：

“你看，就是這個月丘農場送給我的；模範、經驗、技術，都是農場送給我的。”

鄭老迷說得一點也不假，月丘農場給豐收農業社許多幫助：技術、經驗、農具，還派過技術員，常來常往。他還提到農場里有一個瘦子，他非常感激他，可是並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我說：“你和那瘦子怎樣認識的呢？”

鄭老迷敘述那件事情的時候，由於惹動了感情，常常眯起眼睛，口音很重。

“前年過五月節，我們豐收農業社棉花生蚜蟲，小苗上了一層蜜，我正犯愁。那時候，從月丘農場來了一個瘦子，穿着干部服，四十多歲年紀，蜡黃臉，眊腿眼睛；‘眊腿眼入骨三分’，一看就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把車子担在樹棵上，走過來問我說：‘老鄉，你犯愁什麼？’我說：‘棉花生蚜蟲了。’他說：‘過去也生過蚜蟲麼？’我說：‘生是生過，沒有這麼多。’他又說：‘為什麼過去沒有這麼多，棉花怎的了？’我迎着毒毒的太陽，渾身冒着汗，扯開粗布小褂，翻過來給他看：‘你看，同志，咱

們老百姓种的关农一号棉花，爰生虫子，絨短，綫粗，織二十支粗布，哪有穿上不热的！人家关里織的五十支浮綢多凉快呀。关农一号越来越退化，結果枝变了形，高高低低，吱丫巴杈，象拐子的胳膊，貪青，生虫子，产量也低。’那个瘦子几次翻着眊眼睛，琢磨又琢磨，忽然問我說：‘老乡，咱們不好換換种么？’我对他說：‘同志，你以为換种子是打哈哈的么？我叫郑老迷，別人管我叫棉花迷。打旧中华民国起，我就种棉花。那时候种的是中棉，越种越退化，小日本鬼子来了以后，才改种关农一号，种了这么多年，也退化了。’瘦子滿有信心的样子，走的时候和我拉拉手：‘老乡，你不要犯愁，共产党会有办法的。’”

这时候，胶皮車走到月丘农場的附近，接近一片森森的林木标本园。郑老迷抽了一下鞭子，赶着牲口，走进大海似的树林子里，密匝匝的，一眼望不到边。从海面上吹来一陣风，龙須柳的卷叶象胡子一样飘摆。連翹的柔軟枝条翻着波浪，桑椹的枝杈不停地跳跃，銀楊复盖在灌木上面，象是从半空抖露下一层灰霧，多好看呀！郑老迷仿佛給这林子迷住了，眯着眼睛，东張西望，直夸着口。

“这林子太好了，那个瘦子就是从这里来的。”

我問他：“以后，你又見過瘦子的面么？”

“倒也常見面，隔些日子，他就到我們的棉花地里来，左看右看，看見棉花长了水杈，不几天，就从农場来了技术員給我

們打水杈；看見棉花起蚜虫，就給我們送魚騰精。到了秋天，我們的棉花比誰的產量都高。”

這時候，膠皮車已經走到蘋果園子跟前，蘋果樹已經謝了花，結了青青的果子，剛剛打過葯水，葉子上留着白斑點，有一股硫磺合劑的氣味。樹冠剪過枝，象一把大雨傘，樹棵栽的一邊遠近，直着也成行，斜着也成行，整整齐齊，干干淨淨，多幽美呀！鄭老迷又給蘋果樹迷住了，眯着眼睛，東張西望，直夸着口。

“這塊蘋果園子太整齊了，園子收拾得干淨，枝也剪得齊簾，那瘦子一定住在果園子里。”

我問：“老鄉，你沒有到農場找過他么？”

鄭老迷搖搖頭，反問了我一句：“同志，你到農場找誰？”

“我去找場長鄧紅，你見過他么？”

鄭老迷又搖搖頭，表示不可能的樣子：“人家場長當過省里的廳長，和省長平起平坐，咱們莊稼人，能夠隔着梯子上房么？”

這時候，膠皮車到了農場的蔬菜區，壟台壟幫，處處是一片花叢；白色的葫蘆花，黃色的黃瓜花，紫色的豆角花，粉色的草梅果花，一朵朵，一堆堆，滾成了火球。鄭老迷眯着眼睛東張西望，又夸着口。他見了高粱也夸口，見了稻子也夸口，連農場的雞舍和電井，在他看來也覺得出奇。最後，到了農場的棉花地，他看見地北頭蹲着一個穿干部服的人，光着腦袋，哈

着腰干活。他看了一眼，就認出来了。

“同志，你看，他就是和我常常見面的瘦子，你去找他，就說你坐郑老迷的胶皮車来的，他一定能領你去見場长。”

我下了胶皮車，看見棉花地离农場不远了，越过柏树墙，可以望見农場的紅磚房和带着风标的气象台。

三

我走到了棉花地，立刻看見地北头豎着一根三棱形的木桩子，上面写着“棉花試驗田”五个字。地头还插着木头标签，多半写着阿拉伯数字，三条壟是一种品系，棉花的株形和顏色都不一样，各有各的特点。不管哪一种品系，都比我一路上看到的老百姓种的棉花要好，秧棵高，結果枝密，叶子厚，花碼多，蕾現的多，嘟嚕嚕一大串，一片紅紅綠綠，多希罕人呀！在棉花試驗田南头，农場里的工人們正在那里掐尖打杈。地北头上，还是那个穿藍干部服的人蹲在地上，仿佛专心在意研究什么，一动也不动。我碰动了棉花棵子，唰唰地响；他似乎也沒有听见。最后，我走到他的跟前，輕輕拍他的肩膀，他的肌肉由于反应，拘攣了一下，伸过一只手来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又是蚊子！”

我說：“同志，我打听你个信。”

他知道站在旁边的是一个人，直起腰，用手搔搔晒得通紅的脖子，轉过身子来。我認出他来了，原来他就是邓紅。

我們几年不見了，他的身体发生很大的变化，越变越坏了。他的臉带着肺病的蜡黄色，一双眈眈眼。看得出来，他是由于长期的工作疲劳，营养不足，又加上鬧肺病，鬧的面黃肌瘦。他的身体虽然不济，精神头却很足，眼睛奕奕地放光，充满了一种自信的神情，什么困难也难不倒的样子。他卷起了干部服的衣裳袖子，手里招着棉花水杈，連泥帶土，招了一大把，仿佛劳动給了他一种乐趣，笑臉迎着我說：

“老馬，你怎么找到試驗田来了？”

“我搭着郑老迷的胶皮車来的。”

“你是說丰收社的那个棉花迷么？”

“我看，你也成了一个棉花迷了。”

邓紅笑了，丢掉了手里的棉花水杈，亲热地和我握手，握得那么紧，那么有力量。我和他握手的时候，觉得他的手指瘦得起棱，硬梆梆的，体验到一种真挚的友誼。心里又是高兴，却又替他担心。

“老邓，你变多了。”

我松开他瘦瘦棱棱的手，注視他那貧血的蜡黃臉，使我感到一点忧郁。他望望我的眼睛，立刻敏感地领会到我的心思，故意仰着蜡黃臉，輕松地笑一笑。

“人总会变化的，我們的祖先是猴子；如果不变化，我們今天不是也成了猴子么？人要变化，棉花也要变化的。”

邓紅望望地上綠茸茸的棉花棵子，快乐地扫了一下，仰

起臉來，經過片刻沉思，坦率地問我說：

“我們有多少年不見了，你可聽到我的什麼消息？”

我告訴他所聽到的關於他的情況，好的壞的，大大小小，我毫不隱瞞地統統告訴他。我也舉出那個可笑的例子：

“有人說你不務正業，養花栽樹。”

鄧紅聽了之後，一點沒有激動，咧咧嘴，開朗地笑了一聲。

“可不是麼，我養的是棉花，栽的是蘋果樹。”

我也笑了：“有我給你證明。”

“老馬，你知道，我搞試驗田，就有一些同志反對。好像只有上辦公室，坐沙發，看文件，才算是務正業。”

鄧紅在部隊里養成了一種革命作風，態度坦率，意見明確，批評尖銳，為了堅持真理，從來沒有妥協過。

我欽佩他，他的毅力和勞動精神使我受了感動。

“老鄧，你是拿槍杆子打游擊的人，怎麼搞起試驗田來了？”

“你問怎麼搞起來的，一句話，就是逼出來的。”鄧紅捏緊了拳頭，繞了半個圈，仿佛要反擊什麼一樣，朴素地笑一笑，又接著往下說：“我們這裡有些農業技師，一腦袋莫爾根學說，張口‘遺傳’，閉口‘基因’，好像我們只會打游擊，談科學就是白帽子。群眾也向我們提出問題來了，象那個鄭老迷，說關農一號退化，要求換種。逼着我要學、要鑽，我摸索着，研究着，根據米丘林的嫁接和雜交原理，試驗棉花新品種，搞一塊試驗

田。”

邓红热情地拉着我的衣裳袖子，从地头到了棉花壟台，讓我观察他做的比較試驗；那里有关农一号、陕西鉄猴棉、华北密字棉、埃及棉、苏联 K531。再有，就是他从关农一号杂交出来的六个新品系，其中51号长得最合标准，結果枝短，紧凑，成为丛生形，适于拖拉机作业，蕾多，叶子淡綠，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。

几年以来，他在棉花試驗田上做了許多工作，經過育种、嫁接、杂交、观察、比較、选拔，象爱护小孩一样把小苗栽培起来，亲眼看見它从土里露出真叶，出尖，长枝，发杈，开花，結果，多么高兴呵！在这块試驗田里，每一根标签都出自他的手笔，每一棵棉秧下都有他的汗，每一条壟台都有他的脚印。他和棉花度过了几个春天和秋天，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，发生了感情。他熟悉了每一种棉花有什么特点，适合什么土壤，需要什么营养，怎样才能栽培起来。

邓红走到 51 号棉花地头，指着那淡綠色的秧棵对我說：

“它长的蕾多，蕾大，成熟期早，纖維长，比关农一号看起来优越，还未定形，經過三代試驗，分离得很厉害，由深綠色变成淡綠色，由淡綠色变成灰色，由灰色又变成淡綠色……”

“方才你不是說棉花要变化么？”

“我們淨談棉花了，到我屋里休息休息吧。”

我們离开了試驗田，走到他的屋子里去。

四

邓红住的房子在农场的后院，周围环绕着一趟榆树墙，里头是一座青砖房。房子里刷着白石灰，剥了皮，天棚上悬着一盏白磁电灯伞。靠门口摆着一张写字台，写字台上堆着一落书，有马列主义、毛泽东选集、米丘林选集和达尔文主义。窗台上放着天平、米达尺和几只装棉花籽的玻璃瓶子，立柜里挂着一枝猎枪，地上安着一张白帆布的行军床，再有，就是红牛皮图囊和绿布的行军马搭子。东西虽然简单，可以显示出主人的生活爱好和特征，他保存了许多抗战时期的纪念品，同时也保存了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。

我坐在白帆布的行军床上，和邓红面对着面，从太行山打游击那段生活，一直谈到农场的试验田。

我问：“老邓，你为什么用51做棉花的代号呢？”

邓红抽了一支烟，提起精神对我说：“你问我为什么用51做棉花的代号。五月一日那天，是我播种棉花的日子，它又是劳动人民的节日，这一天多么有意义呵！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种的棉花都有思想性。”

邓红也笑了，笑得很认真：“植物本身并没有思想性，因为人有思想性，就给了它思想。过去，日本农业技师在这农场选育稻种，净叫什么‘信友’‘旭日’‘兴亚’。他有他的思想性，我们看了就讨厌。现在，我们的农业技师也选育新稻种：叫

起‘抗美援朝’‘保家’‘卫国’，在这四个品种当中，‘卫国’最有希望。我們农場为了对抗美援朝作点贡献，在粮谷作物和經濟作物上都做了些試驗。要领导农場的业务，試驗田就是一把鑰匙。”

这几年来，邓紅找到了試驗田这把鑰匙，才把月丘农場生锈的鎖头打开了，露了縫，透了亮，在农业技师的心里开了两扇窗子。过去，有些农业技师坐在办公室里做統計材料，翻英文书，整天不出屋子；现在，他們已經深入田間作业，做观察实验，参加了劳动。过去，有些农业技师关起門来做研究工作，单纯技术观点，脱离了群众；现在，他們已經明白了为什么人服务，帮助了农业社，推广了新的經驗。另外，自从邓紅搞試驗田以来，推动了大家，在农場的育种工作上也获得了新的成就：卫国稻子、二五三高粱、秋紅苹果，都先先后后选育出来了。邓紅对待别人育成的新品种，显得高高兴兴，对待自己試驗的棉花，却不声不响。

我問着邓紅說：“你的51号該拿出来啦！”

邓紅意味深长地对我笑笑說：“老馬，你要是关心51号，过两年到这里来看看它吧！”

我走的那天，农場派了二十多个工人，去給丰收农业社消灭紅蜘蛛，排成队，背着噴霧器。領头的是一个細高挑的农业技师，他对邓紅招一下手，說了一句什么，向着林木标本园的方向出发了。

在月丘农場的东边，那标本园的树冠遮着天，搭成蔭凉棚。草地上都是一片阴影，显得十分寂靜。树林深处，有黃鸝叫喚的声音。

五

二年以后的秋天，我又到月丘农場来了。

我走到月丘农場的时候，立刻想起了从前坐着胶皮車和郑老迷談話的情形，心里有些怀念似的，看到农場的一草一木，都发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。我有两年沒有到这里来，那林木标本园还象过去一样的幽靜，树木更繁多了。連翹的枝条长得茁壯了，龙須柳的卷叶胡子也粗了，銀楊搭着钻天楊，撒下了一层銀灰，抖擻擻地波动。苹果树結了紅色的果实，成嘟嚕成串子，累累地墜着結果枝。在月丘农場的院子里，新建設起六栋紅色的磚房，开辟了試驗室，盖上了宿舍，招待所和食堂也建立起来了。靠着大門不远的地方，豎着一面彩色鮮明的光荣榜，貼着先进生产者的象片，写着紅紅綠綠的挑战书，显出一副新的气象。

我走进邓紅住的屋子，他不在家，敞着門，开着窗戶，天棚上照样悬着那盞白磁伞电灯，东西变动得很少，几乎連位置还放在原来的地方，照旧的保持了那种习惯和风格。还是那張白帆布行軍床、写字台、立柜、猎枪、馬搭子、书籍、图囊。所不同的，只是一些家具的顏色更深一些，尘灰落得更厚一些，多

添了几本书,多添了几送报纸,多添了玻璃瓶子和棉花口袋。还有一大落记录棉花试验的材料,横躺竖卧放在墙角里。他所试验的棉花品系都有详细的记载,其中也有51号的记载。

品名	51	开絮	10	株形	丛生形
枝数	10	铃数	17	絨长	26
衣分	34	病害	无		

我看了看,立刻明白了,这是邓红试验新品种的结果,这是他的劳动收获。我钦佩他的毅力、他的钻研精神和耐心。因为他的劳动收获,也使我受到了鼓舞,我多替他高兴呵。

我走到农场去。秋天,天空薄得透明,云彩淡淡的。气候清爽,苹果园子里弥漫着干甜的气味。槐树黄了叶,柳树露了枝。皂荚干了荚,挂在树枝上,象是弯弯的腰刀。农场的棉花絮开到顶,远远望去,一片白花花的。

邓红站在棉花试验田里,从棉花棵里直起腰来,趟着壟沟,只顾往前奔,并不在意来了人。

我拨开了柏树墙,闖进棉花试验田里,向他打起招呼来。

“老邓!老邓!”

邓红转过身子,看见了我,亲热地迎了过来。

我跑过去,和邓红紧紧地握手。我和他握手的时候,觉得他的手指瘦骨棱棱更突出了,硬撑撑的,手缝里还夹着棉花籽。他的腮帮子窄窄的,眼眶陷成了坑,精神饱满,眼睛里有一种燦燦的光彩。